走过青春

● 新春快乐

● 欢天喜地

● 赶牲灵

● 花开富贵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

一次难忘的经历

曹惠明

1974年3月，我和插友刘冰新一起从北京返回自己插队的生产队。

我们准备好返程所带的东西，买了车票，从北京站告别了家人，乘上了开往西安的35次列车。

到了西安，买了到铜川的火车票。我们乘坐的不是绿皮车，而是拉货的火车。我们整列车的人就同货物一样，坐到了车厢底上。车上没有厕所，火车开到了八里店，我想去厕所，只好下车，向车站内的厕所跑去。返回的时候，火车刚启动，车门还没有拉上。我双手抓紧车厢底帮。这时候，如果乘警一拉我，我就能上去。可是，穿鞋的不知光脚的苦，乘警不但没有拉我上车，还把我的手用力掰开，我掉车了。

看着远去的列车，哭，没用。到候车室问了一下情况。一位乘警告诉我今天再没有车了。要乘车的话，得等到凌晨四点多。可这趟车到八里店小站不停，一直要开到富平站才停靠。可八里店离富平有十二公里，我可怎么办？

太阳融化了路基边上的雪，整个一条泥泞的小路。“走路基吧！”枕木走一个格步子有点小，走两个格步子又有点大。走起来就有跳跃的感觉。我穿的棉衣服又挺厚，因为身体不好，我妈又让我穿了一件皮袄。这一身行装，怎么急行军也急不起来呀！

真可谓天不灭曹。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，从远处传来了火车开过来的声音。失望无助的我顺着铁路向列车望去，是一个没有车厢的火车头。

“截车！”我当时突发奇想。

“火车头停了，捎我到富平，我就得救了！要不空旷的田野，我怎么安排呀！”

“停车！停车！”我解下围巾，站在路基的中间摇晃着围巾，高喊着。

“你不想活了！”火车头在离我不远的路基处停下来了。从火车头上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，他到我跟前，凶巴巴地对我说。

我当时根本就顾不上害怕，大声说：“我是北京知青，我掉车了。叔叔麻烦您能捎我到铜川吗？”

“你上车吧。”听了我的话，叔叔无奈地说。

无助的我终于得到了好人的帮扶。

火车开到了富平，叔叔对我说：“你下车到站里等车吧。”我忙说着谢谢，下了火车。

冬天天黑得早，我到了富平站的候车大厅之后，发现里边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几个人。两个大铁炉子冒着浓浓的火苗，霸占着候车厅的地盘。

望着窗户外面漆黑一片，我的心里有一丝凄凉。就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有一位送战友的解放军向我走来。他俯下身问我：“学生你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一个人在车站。”我只能如实将自己掉车的全过程告诉了他。

听了我的叙述之后，这位解放军连忙站起身说：“学生，我叫秦光荣，在富平武装部任职。天黑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太安全。跟我走吧，给你解决一下住宿。明早4点多我送你乘车回铜川。”

我真的又碰到贵人了。

我和秦光荣一起走向富平武装部，他给我买来了饭菜，对我说：“你吃完饭就在这儿休息。我到别的宿舍休息，明早我送你去车站。你把门插好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吃完饭，我简单洗了脸，插好房门就休息了。一天的奔波，让我紧张，这下终于可以休息了！我躺在床上，想着我的同伴刘冰新不知会怎么着急呢！想着想着，困意来袭，终于睡着了。

清早4点，秦光荣来招呼我起床。我赶紧穿好衣服，和他一同走向富平车站。到了富平车站，终于等来了绿皮车。我和秦光荣说着道谢的话，挥手再见，随后就乘上了开往铜川的火车。

到了铜川车站，刘冰新正着急地在车站等我呢。插友团聚，大喜过望。我们一起拿着手提包向铜川汽车站走去。

终于回队了！我又可以和贫下中农一起出工一起劳作了！

可就在这时候，苦和难又来找我了！我小学患过肾炎。不知是因为劳累，还是什么原因，我的肾炎又犯了。这还是老乡发现的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一天早晨，我扛锄下地，老乡看到我后，就开玩笑说：“惠明这女子，想女婿了，哭得眼泡都肿了。”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地回嘴说：“还没吃饭呢，就开始胡说八道。”第二天上工，老乡还是这套词。

听了他们的话，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得过的肾炎。于是就卷起裤子，按了一下小腿肚。结果一按一个坑。

“坏了，是肾炎犯了！”

我当时就对队长说：“我不干了，我肾炎犯了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到金锁关医院去找中医看病。中医给我开了一些中药。回村后，我找老乡借药锅，把药泡好，然后将其放到砖搭的炉子上进行熬药。

我虽然有病，但出工、砍柴、值班、做饭都没有耽误过。贫协主席郭四伯见我很朴实，出于同情，给我写了一个小条，盖上自己的手章，让我到公社领了20元救济款看病。

我1972年回北京。回京后，经组织研究，批准我当了民办教师。

炊烟

——陕北插队回眸

吴钧

谈起炊烟，人们往往认为那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。然而我却对陕北的炊烟情有独钟，其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。无论我外出当民工，还是回乡探亲，一旦到了村里，事情再多、时间再紧，都不会忘记来到村头，眺望着那徐徐上升、若即若离、随风飘散的炊烟。因为，我曾经插队的那个小山村，也同样是炊烟袅袅。

刚到村里时，我们如同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我们首先从学做饭开始。直到那时我才知道，做饭不是用煤球炉子，而是锅灶；锅灶烧的既不是煤球，也不是蜂窝煤，而是柴草。我们学做饭的第一课便是如何给锅灶烧火。我们插队的那个小山村，锅灶有两种。一种锅灶是用胶泥掺了麦糠搅拌，然后根据铁锅的大小塑形成灶。这种灶方便实用，可以屋里屋外移动。还有一种锅灶是用土坯垒砌而成，固定在厨房里，一般是一大一小两个锅口，大的蒸馍烧饭，小的炒菜烧汤。

据不少饭店的老厨师讲，烹调技术高低的关键是看火候。可他们说的都是用煤气灶或燃气灶烹调时的技巧，但用柴草烧锅可是另外一门学问。村里的女子、媳妇学做饭，都要先从烧锅学起。啥时点火、啥时撤柴，咋样火小、咋样火旺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否则，要么做不熟，要么失了味。当地的老人总结了这样一套烧火的经验：“烧文火，慢放柴；烧旺火，勤放柴；烧大火，多放柴，手边风箱拉起来。”话是这样说，可做起来就不容易了！就说这烧锅用的柴草吧，有的树枝没晒干，点着的火半死不活的，结果误了旺火，一锅菜炒得缺滋少味的。还有一旦赶上倒卷风，算是你倒霉。烟囱不但不走烟，反而会通过灶台口向窑洞里灌风。刹那间，窑洞内浓烟滚滚，熏得人眼睛流泪，喉咙发干，闹得做饭的人和烧锅的人直吵架。

当年在陕北，说到锅灶，又会扯起它的搭档——风箱。风箱一般放在灶台的右侧，以便于左手添柴，右手拉箱。这真是个极其简单而又聪明的发明：一个长方形木箱的两端，各有一个进气口。通过箱子拉手的反复推拉，空气不断被吸进箱内，然后被推到灶坑中。风助火势，火借风燃，灶坑里的火才会越烧越旺。

拉风箱也有学问。火势弱时，要轻拉慢推，否则火容易被吹灭。等引火的穰柴充分燃烧时，再放些树枝就可以急拉快推了。如要蒸馍或炒菜，需烧硬柴时，则要用力推拉，以产生更大的风力，让火势强劲；要是煮个稀饭熬个汤，则轻推慢拉缓缓而来。总之，拉风箱不能急，要用巧劲，或长拉短放，或快拉猛推，这样才能持久且不费力。轮值做饭时，我最喜欢的活就是拉风箱。听着风箱那不紧不慢的响声，看着锅灶里熊熊的火焰，闻着充斥满窑的饭菜香味，一种幸福感便涌上心头。风箱响，炊烟升，辛劳一天归来的我，心里头才会踏实。

下苦的知青们离不开炊烟。每天收工回来，天完全黑了，大家懒散地倚坐在门槛或炕沿歇息，呆望着萤火虫般大小的煤油灯。直到风箱清晰而有节奏的“啪嗒”声响起，灶台的火光窜出锅灶映红窑壁，炊烟夹杂着火星从烟囱中缓缓飘出，窑洞里才逐渐恢复了活力。

陕北的冬天特别冷，常常是大雪封门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炊烟袅袅，息息不绝。知青们无处可去，便围挤在男生宿舍兼厨房的窑洞里，围拢在点燃的土灶前，伸出冻僵的手去烤火。有时，灶膛里的火烧到了树枝上的结疤或虫眼儿上，噼啪乱响，火星四溅，落到我们的头上或脖子里，慌得大家乱作一团，又蹦又跳。小小的屋子里一时间闹哄哄、暖融融的。锅烧热了，炕煨暖了，大家又爬到炕上，或打牌，或聊天，或看书。

过年的时候，炊烟袅袅变成了日夜常飘。蒸软馍、摊黄黄、炸丸子、炖烩菜，土灶天天被烧得热气腾腾，整个窑洞年味十足，人们静心品尝着用柴草烧出的美味佳肴。炊烟陪伴着我们受苦，炊烟伴随着我们享乐，炊烟驱散了我们的忧愁。

由于陕北生活贫困，菜蔬稀少，肉鱼奇缺，做饭蒸煮居多，爆炒较少，烹调相对简单。我们知青小组共计6人，从插队开始就自己做饭，也没有分过灶，大家轮流值日当炊事员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做饭能手。大锅能蒸糜子馍，小锅可炒洋芋丝。到第二年春节时，我们杀了一头自己饲养的大肥猪。半扇卖掉换来零花钱，半扇留下自己吃。整个正月里，香味不断从知青入住的窑洞里溢出，乡亲们指点着我们窑顶冉冉升起的炊烟赞叹道：“北京娃这下能行咧！”

炊烟袅袅，不仅养育了我们的身躯，也使知青的爱情生活披上了神秘的面纱。如果说艰苦卓绝的上山砍柴使我见识了老伴当年的英勇顽强，那么细微的生活情景更让我了解了她的内心世界。老伴出生于江南水乡，是世代名厨之后。插队的轮班搭伴做饭使我俩走到了一起。那时做饭不像是推磨，专职于此。而是下工后，别人休息，你俩做饭，以此轮换。作为名厨之后，掌勺自然归她，烧火当然属我。黑黢黢的窑洞里，雾腾腾的锅灶前，让我有机会仔细端详她。轻盈纤美的身段、如花似玉的面容，众人称她为“女神”。但此时，她的厨艺更令人叫绝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面条擀得长溜溜，馍馍蒸得香喷喷，米汤熬得稠乎乎。不仅如此，经她巧手烹制，漏鱼、搅团、洋芋擦擦等本地小吃也陆续登场。和我当初不明白一个娇柔弱小的女子，怎么能和我们男同学一道上山砍柴一样；一个从小生长在江南、吃惯大米饭和淮扬菜的女子，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做陕北饭菜？冥思苦想不免走神，一次炭火蹦出锅灶，引燃棉鞋，我却茫然不为所知。直到“女神”闻到异味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棉鞋被烧了个洞。不过我也有“英雄救美”的机会。陕北的锅大，用石板做的锅盖很沉。如需掀锅盖，只能用力推。但是稍不留意，推石板的手就会蹭到锅沿上，瞬时间破皮流血。“女神”力气小，每次掀锅，我总是抢先一步替她完成。不过就算自己再小心，也有被划破手的时候。每当这时，“女神”都会失声尖叫，不知所措。我则抓起一把柴灰，涂抹在伤口上，大义凛然故作英雄状。就这样，风箱一声一声地拉，火光一闪一闪地亮，炊烟一股一股地飘。一屉屉的馍馍蒸熟了，一锅锅的面条出锅了，一盘盘的饭菜摆上了，我们的大事也就定下来了！风箱配土灶，烧出生活好味道；憨男遇美女，演奏世间幸福曲。这样的人间烟火怎么不让我驻足流连、倾情向往呢？

土灶与炊烟，共同成就了我们生命中的人间烟火，绘就了乡村最美的风景线。它缥缈的身段每天都轻悠悠地缭绕在脑畔上。早晨像是唤醒日头的红丝巾，晌午则是笔直的通天柱，晚上就变成了一件温情脉脉的青纱衣！大城市烟囱冒出的黑烟绝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

炊烟不仅仅美丽，还有一股独特的香气。山上有多少种草木，炊烟中就有多少种味道。苦艾的清香，青蒿的浓烈，狼牙拐的甘醇，玉米秆的清冽……一半是微呛，一半是甜美，混淆在一起的清香美味妙不可言，与京城胡同里燃烧的煤球蛋子和蜂窝煤所产生的气味相比，绝非一个档次。

我站在村口，望着冉冉升起的炊烟，想着锅台灶坑里的烟火，他们正以一种奔马的姿态，凝聚着火焰的最后热情，钻进弯曲八卦的炕洞，涤荡着阴暗冷酷的腐败，最后裹挟着一股浓烟，冲天而起，飘然而去，最终化为乌有，多么像一个陕北汉子的生命历程。

捋不直炊烟的是风，捋不顺乡愁的是人。离别陕北半个多世纪，我仍然怀念那些漂浮在窑洞上空的炊烟。因为炊烟升起的地方，才是真正的乡土人间。

社址：延安市南大街27号 邮政编码：716000 报纸管理部电话：8216298 传真：8216222 发行热线：8216261 广告热线：8226222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延工商广字6126004000001号 全年订价：430.00元 延安融媒印务有限公司印 业务电话：8216292